

桂  
飞  
苑

刊头书法 侯荣康

短视频里一张照片吸引了我,他胸前挂满了立功勋章,一数有13枚之多,我顿时肃然起敬。他是谁?山西基地兵站副站长、副军级老红军马志选。他身着65式军服,帽徽是红五星,领口两边缝着红领章,红军时期的本色标志。我的老部队37师也是“红军师”,一样的军服我穿过10年。50多年前,野营拉练中的口号记忆犹新:“苦不苦,想想红军二万五;累不累,想想革命老前辈。”马老的照片是他生前拍的,他于今年5月24日去世了,活了108岁,名

## 长征90年忆红军

王妙瑞

副其实的红军“不老松”。我深感遗憾的是,今年10月22日是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日。马老曾经两过雪山、三过草地,这段经历表明他属于红四方面军,长征中吃的苦,受的难更多,他的父兄在战斗中牺牲了。而他历经坎坷,终于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。我假设马老能活过今年10月,参加长征胜利90周年庆活动,该有多好

啊!然而生命不能假设,遗憾总归是遗憾。

说来也巧,马老还是我老部队的前辈呢。他的团长陈锡联,和我老部队首任旅长陈赓关系非常好,陈赓将妻妹介绍给陈锡联结婚成家。抗战时22岁的陈锡联率团夜袭阳明堡,摧毁日寇战机24架,提振了全民族抗战信心。战斗中马志选也荣立战功。马老是四川人,15岁参加红军。原来当过小和尚,他还俗从军干革命。1949年10月1日,身为战斗英雄的他出席了开国大典。

伟大的长征是一部壮烈诗篇。今年我格外关注在世老红军的现状。从权威的军号网得知,当年红军会师大约有5.6万人,现在仅存4人健在,分别是原红四方面军的杜国榜109岁、原陕北红军的鲍彦章108岁、原红四方面军妇女团卫生员王全英(藏族)105岁、原红26军的王扶之103岁。

5月30日上午,我来到丁香花园一号楼缅怀陈赓大将,并告知红军老兵马志选来报到了。我衷心祝愿活过百岁的4位老红军马年安康,共庆长征90年盛典。

## 树木向阳生长,书香代代相传 读《树梢上的中国》

国南中学 王梓淇

岁月漫过寻常烟火,总有一缕书香,在寻常日子里沉淀成心底最温润的印记。

若问家中最珍贵的书香源头,答案并非满架典籍,亦非伏案苦读的身影,而是那本纸页早已卷起毛边的《树梢上的中国》。它以一树一叶为墨,以千年时光为卷,悄然织就了我们家独有的、扎根于岁月与时代的阅读记忆。

这本书的作者梁衡踏遍山河万里,追寻那些历经千年风雨依旧傲然挺立的古树。在世人眼中,它们不过是静默生长的草木,可在他的笔下,每一棵古树都是活着的历史坐标,年轮镌刻着时光的纹路,枝干见证着王朝兴替、人世浮沉,将千年岁月凝缩于一树之间。

去年春日一个慵懒的周末午后,妈妈刚结束一项道路绿化项目的验收,带着一身疲惫轻倚在沙发上。难得闲暇的爸爸随手翻开这本书,读到一棵古榕树的往事——它曾为逃难的百姓撑起浓荫,曾目送赶考的书生奔赴前程,虬结的枝丫间,仿佛还萦绕着百年前袅袅的人间烟火。

那个午后,一家三口依偎在沙发上,书页间的光影缓缓流淌。妈妈以

绿化从业者的专业视角,细细讲述一棵树从育苗、移栽到扎根成活的漫长历程,讲述那些稚嫩的幼苗如何在城市的边缘扎下深根,如何在朝暮更迭中抽出新枝、舒展绿意;爸爸则以金融从业者的理性思维,解读绿色经济背后的价值逻辑。城市绿化从不只是装点风景,更是一座城市生生不息的“绿色资产”,是时代奔赴可持续发展之路写下的生动答卷。我静静坐在一旁聆听。

自此,《树梢上的中国》便成了我家的常客。我渐渐懂得,这本书如一座无形的桥,联通了爸爸电脑中的数字与妈妈掌心的草木,让冰冷的数字里有了树木的呼吸,让鲜活的草木间有了时代的脉络,更将我们小家的日常对话,引向了更辽阔的历史与时空。古树的年轮里藏着历史的密码,而我们关于草木与书籍的闲谈,又何尝不是



和谐共舞民族情(国画) 郭海佳

在为这个时代留下温柔的注脚?

自那以后,每个周末的夜晚,我们会围坐在一起,开启一场轻松的家庭读书会,彼此分享近日读到的温暖与新知。

## 那一道光

崔立

剩几百元了,还是带着顾虑地做了这个事情。

在我曾经租住的市区“老破小”房子里,因为志愿者活动,我认识了许多楼里邻居。每个楼层都有一到两个志愿者。最小的志愿者,是201室的。一个读小学三年级的胖小子。

当时,楼洞里的外卖快递只能放小区大门口。从楼洞到大门口取好物品,步行要两三百米,再爬楼梯上楼。这点,对楼里为数不少的

老年人,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。

小胖子主动担当起了这个送快递的“职责”。他的这个行为,是受他父亲的影响。他的父亲也是志愿者。父子俩将小区门口货架上的快递和外卖,短驳至楼洞口。我刚好从外面进来,看着小胖子上楼,小胖子额头上有汗,他转过头来,眼中也像是闪烁起了一道光。

几天后的一大早,金小姐冲进我的办公室,兴奋地喊出声:“他给我发消息了,说谢谢我,说要还我的钱。他不是骗子。”像比中了彩票还要欢喜。我看到她眼中漫溢而出的光,如同春天的花朵绽放,美丽而温暖。

2026年上海中考开考那天,正是孩子们学习生涯的第一次大考。梅雨正下得没完。全市近十四万考生进了考场。古诗云: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。我站在学校对面的马路边上,看着校门口前乌泱泱站满了陪考的人,心里默念:“考生十万八千人,多少陪考烟雨中。”

天刚亮,路口“考场区域,禁止鸣号”的牌子已经立好,蓝底白字,在雨里格外扎眼。交警穿着荧光黄雨衣站在路中间,指挥棒挥来挥去,雨打在脸上也不顾及。路边停着治安车;临时搭起的棚子底下,医护人员守着药箱——藿香正气水、创可贴、退烧药等排列得整整齐齐,都是给孩子们备着的。

考生陆续到来。老师一身红衣,早早在门口守着,看见学生就迎上去,整整衣领,拍拍后背。“别慌,咱们平时做的题比这难多了。”“放轻松,正常发挥就行。”每说完一句,就和学生击一下掌,啪啪地响。

雨越下越大,考场外的伞挤在一起,五彩缤纷,像一朵朵花,从路这头铺到路那头。一个妈妈把伞往考生那边斜了大半,自己右边肩膀全湿透了也没察觉。穿红衣服的爸爸踮着脚往里头张望,皮鞋踩在水洼里,动都不动一下。还有穿橙色马甲的环卫工人蹲在路边,把被雨水冲进排水口的落叶一片片抠出来,怕积水漫上考生走的路。

雨最急的时候,一辆出租车急停在门口,司机冒雨拉开车门,志愿者推着轮椅过去,把脚踝缠着绷带的孩子小心抱上去。那孩子眼眶红红的,志愿者一边推一边说:“没事的,中考不是你一个人的事。”

考场里,考生伏案书写中考试卷答案;考场外,只剩雨滴敲在伞面上的声响。



辉煌成就(篆刻) 陈永春